



大会

第五十三届会议

正式记录

第**四**次全体会议1998年9月17日,星期四,上午10时举行
纽约

主席: 奥佩蒂先生.....(乌拉圭)

下午10时10分开会。

议程项目 93

可持续发展和国际经济合作

(d) 恢复通过伙伴关系加强促进发展的国际经济合作的对话

以全球化和相互依存的社会和经济影响及其所涉政策问题为主题的为期两天的高级别对话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今天上午,大会将根据大会在1998年9月15日举行的第3次全体会议上依照1995年12月20日第50/122号决议和1997年12月18日第52/186号决议以及1998年6月4日第52/480号决定作出的决定开始以全球化和相互依存的社会和经济影响及其所涉政策问题为主题的为期两天的高级别对话。

对话的重点和方式载于文件 A/52/832 和 A/52/919。

委员会尤其认为,为了提起高层次的兴趣和确保互动式对话,最佳办法是同时结合举行全体会议和部长级圆桌会议以及非正式小组会议。根据协议,将在举行高级别对话全体会议的同时举行两次部长级圆桌会议和两次非正式小组会议。

在磋商之后,至于关于对全球化的国家反应的第一次部长级圆桌会议,我高兴地任命德国国务部长赫尔穆特·沙费尔先生阁下为主席,莱索托常驻联合国代表佩

尔西·曼戈阿拉先生阁下为报告员。

至于关于对全球化的国际反应的第二次部长级圆桌会议,我高兴地任命印度尼西亚外交部长阿里·阿拉塔斯先生阁下为主席,拉脱维亚常驻联合国代表贾尼斯·普列德卡恩斯先生阁下为报告员。

正如文件 A/52/832 所述,每位报告员将在明天下午5时举行的全体会议上向大会提出一份简要报告。

关于今天的《日刊》中所提到的将在高级别对话期间举行的大会全体会议,除今天上午的会议以外,大会将在今天下午4时和明天下午5时开会。

关于全体会议中发言的长度,在转递给会员国的情况说明中建议,发言不应超过7分钟。为了让大会听取已列在名单上的所有发言者的发言,我吁请各会员国在这一方面合作。

两次部长级圆桌会议和两次非正式小组会议的时间表也列在今天的《日刊》中。

我现在发表一项声明。

今天,大会将在审议全世界领导人和决策者关心的一个问题。最近的事件表明,全球化及其后果影响所有国家。全球一体化的力量以及我们如何应付或不能应付这一力量将影响二十一世纪的世界未来。有点象世界议会的大会负有特别责任包括一切并使关于这一极为重要问题的世界对话世界化。

我们每天听到关于各种金融市场状况的令人不安的消息。货币市场的不稳定明显地、不幸地反映在由许多国内外因素的结合所造成的危机中。其中一些因素产生于有关当局作出的决定,而其他因素与市场玩家的行动有关,他们在多数情况下不受制于必须普及的某些谨慎规则。

市场全球化无疑导致世界规模经济的改善,但是也出现一些消极现象;其中一些现象是局部的,但是经常其规模和影响在较大或较小——但是总是很大的——程度上扩大到国境外。在这里我只需要提及所谓的特奎拉效应和东南亚危机。在第一种情况中,我要回顾,特奎拉效应导致诸如国际货币基金、世界银行、美洲开发银行等国际信贷机构的直接干预,更不用提友好国家的捐助。

关于起初被诊断为短期危机的东南亚情况,恢复没有发生,一开始是一个国家问题,后来变成一个区域问题,最后变成一个国际问题,其最后影响仍然难以预测。

诚然,这场危机不限制于金融市场,而是影响整个经济,对投资流动产生消极影响,对银行储备金造成压力,减少贸易,造成失业以及伴随而来的社会问题,并且在较大或较小的程度上影响受到影响国家的政治方向。世界舞台上最重要国家的经济也没有幸免这一情况的传染影响。

从某种意义上讲,在一个市场不再受制于除自由竞争和商品及货币无限制流通(这已成为一种主要模式)的限制以外的限制的世界中,这一情况是符合逻辑的、可预见的。

如果我们补充说,在许多情况下,受到影响的国家作出了巨大努力实施反通货膨胀调整政策,我们认为,不能够通过有关经济所作的单独努力解决这一金融和经济问题。这反映在7国集团最近采取的措施和美国政府采取的提供金融合作的措施中。

此外,根据两周前在华盛顿开会的区域财政部长采取的立场,里约集团在最近在巴拿马举行的首脑会议上将其注意力集中于这一问题,并要求在这一领域负有责任的机构作出明确反应。

迄今为止,我们看到特设国家集团和机构在其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作出自发性的、或体制性的反应。

无论如何,已经很明显的是,国际金融体系已无法防止当前危机,联合国和其他地方的国际合作机制已无法

以充分的效力对这一问题的根源采取行动。归根到底,布雷顿森林体制系统已证明在对付负面影响方面是乏力的,这种负面影响不是全球化有意造成的结果,但却同它密切相关。

我们不应为已造成的后果惊惶失措,或者更糟糕的是依赖个人的力量和单独采取行动。在我们看来,这不是一个以假定和理论的词句来讨论全球化的问题。那对于造成学术性辩论也许有助益,学术性辩论总是受欢迎的。然而,清楚的是,这在目前帮助不大,因为目前的挑战是应有想象力和根据现在十分必要的有秩序和进行合作的原则采取协调措施。

因此这一对话是十分及时的。它可能为有关联合国各种方案—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其他机构,诸如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国人口基金、国际农业发展基金等等—的新想法催生并在必需对所有这些给予重视和拨出资源以便建立和加强联合国作为国际调解员作用方面产生新想法。

当今联合国特别重视这一作用,其范围比过去更大,其基础是普遍性和合法性原则—换言之,即所有发展中国家毫无例外地得到国际合作的权利。这一对话还可能导致提出引导联合国今后在这一领域工作的提议甚至建议。然而,最重要的考虑也许是必须通过评估和评价“跨越边界”行动发展能够采取预防行动和提供阻遏力量的新的机构性机制,这些“跨越边界”行动由于已变得十分复杂和剧烈而如一位国际分析人员最近所说的象城市交通一样需要新的告诫性所甚至是停车标志或信号。各国的货币和金融纪律将不足处理国际经济当前面临的局势。

我们需要考虑在战后体制状况中需要进行那些调整。在这项工作中,联合国必须有所有会员国的积极参与。由拥有权力、普遍性和责任的联合国帮助为国际政治、经济和社会关系建立秩序最适合于执行这一任务。当然,必须找到国际金融体制运作的新模式或渠道和更好的工具,这在实质上同导致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当前改革作法的改革和现代化的愿望并无不同。

我的希望是,在这一会议结束时,每一个与会者都会感到我们都能够一起明确地解决我们所面临的问题而又不牺牲联合国的原则和基本价值观。

现在我请常务副秘书长路易斯·弗雷谢特女士讲话。

弗雷谢特女士(常务副秘书长)(以英语发言):我欢迎大家出席这一十分及时的会议。

不到两年前的初次酝酿召开这一会议的想法时,我们大家对全球经济的前景比现在要乐观得多。当时甚至那些在困难中挣扎的国家都有了改善的迹象。

自从那时以来,亚洲的滑坡引起了一场影响深远的经济危机,带来了毁灭性的社会后果。一些最成功的经济突然陷入危机。我们这些国际社会人士也都措手不及。而且在对付这些后果方面我们似乎条件不佳。

简单的道理是全球市场和国内市场一样会失灵。当然,需要国家当局,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国家当局采取措施纠正市场失灵。但是这些措施在克服危机方面的成败关键取决于世界上主要经济大国采取的行动。而这些大国不能无视发展中国家正在出现的情况。今天那怕是最大国家的经济都正在日益受到世界上贫穷地区事态的影响。造成的伤害是双方的。因此双方的自身利益要求采取合作办法对付现在我们大家面临的危险。

在这个关键时刻,最紧迫的任务是恢复市场信心;稳定金融市场;支持增长;给予国际金融机构它们所需要的手段;以及最后而同样重要的是立即向最易受伤害者提供保护。我们呼吁各国政府接受这一挑战。我们正面临的问题已不再是全国性或区域性、而是全球性的。克林顿总统在星期一的讲话中对这一事实的承认是个重要的前进步骤。

然而,对危机加以管理虽然具有关键意义,但却不够。我们面临的更根本的挑战是对付世界日益相互依存这一新现实。世界经济已进入了未经探测的水域;对其未来航程的恐惧和忧虑正在扩散。在这种不安全的气氛中,一些人情不自禁地把全球化看作危机和不安全的根本原因,甚至看作经济和社会邪恶的化身。

现实比这复杂。全球化带来了许多好处,但也造成了许多新的风险。短期资本流动的动荡并不意味着诸如外国直接投资等其他资本形式会遵照类似的模式或具有同样经济影响。相反,更自由的资本流动已在许多国家中为增长提供了巨大的刺激。的确,技术可能成为对现有文化的危险,但是没有它就不可能有增长和发展。

我们克服这一危机能力的关键取决于市场必须保持开放。而发展中国家克服危机的能力则首先取决于工业化国家的市场保持开放。因此,我们今天面临的真

正问题不是拥护还是拒绝全球化。问题首先是我们怎样才能保持和扩大造成增长的市场力量,同时减少动荡的破坏力?其次,我们怎样才能扩大全球化的好处,惠及那些目前被抛在后面的集团和个人?

我们无法预言未来,但是我们可以从过去汲取教训。市场力量的范围正日益全球化。在某些地区,市场一体化已加速进行。但是我们尚未形成能对付全球化所带来的问题的体制,而且我们在向面临边缘化危险的那些国家和人民提供真正机会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也是十分不够的。

虽然市场和有关问题已变得全球化,政府设法处理这些问题的作法却仍然严格局限于地方性。这种不协调现象是我们今天面临的许多问题的根源。如果国内市场要充分发挥潜力而且如果要控制其负面影响,其基础应是反映社会更广泛愿望的共同价值观,并由一个有效公众当局来执行明确和公平的法律。在这一点上我们大家都能取得一致。

然而,随着市场全球化,规则也日趋需要具有全球性。创建一个基于规则的国际贸易制度是过去50年的伟大成功之一,人们普遍承认它给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带来了好处。这应提醒我们,多边合作、运作完善的全球规则的存在和一个保护弱者免受强者欺负的公平游戏场地,都是传播利益和减少风险的必要先决条件。我们应该在谋求解决新问题的新答案时吸取这个经验。

现在,联合国这里和其他各地都在进行一项重大努力,对所谓国际经济合作制度的“结构”进行重新思考。

五十多年前,世界领导人曾在布雷顿森林和旧金山开会,为战后世界设计新的体制。如果说这些体制自那时以来一直是国际合作的基础,那是因为其创始者不怕承担风险,也不怕对传统观念提出挑战。我们这一代也必须在使这些体制适应当今现实方面具有同样的魄力和创造性,我们必须提出反映整个国际社会广泛共识的答案。只有得到牢固和广泛支持的体制,才能在世界各地创造稳定和公平增长条件方面行之有效。

公开和运作完善的市场本身并不是目的。它们是社会手中的工具,即一个实现更广泛目的的工具。我们设计的制度和规则必须有助于而非阻碍更高目标的实现。衡量基于市场的各种办法是否成功和持久最终不是靠少数人股票市场收益。决定这些办法是否可行的

是它们在何种程度上使实现《宪章》的保证:即社会进步、较善之民生和全人类真正自由成为可能。

在各国内部和全球规模,最易受害群体所受的打击最为严重,这确实是目前危机最悲惨的影响之一。根据国际劳工组织(劳工组织)最近的一份研究报告,仅在印度尼西亚每天都有 15 000 名工人失业。亚洲最不发达国家正面临着来自其他亚洲国家的亟需投资流入的急剧减少。拉丁美洲和非洲的商品出口业正在同不断下跌的价格搏斗。总而言之,正是这些踏上最脆弱经济复兴道路的国家,现在正陷入最大危险之中。

每个国家的危机都有其自身特点和原因。每个国家都必须处理其自身的具体问题和缺陷。在国内一级,可以而且必须从事许多工作。如果要使市场充分发挥其创造增长的潜力,则体制改革,提高负责和透明度及法制就不可或缺。必须给予减少贫穷明确优先,这不仅是为了自身利益,而且也是因为改善最贫穷者的健康和教育水平意味着帮助他们成为自治和有益的公民。这种国内努力至关重要;但尽管有世界上最好的政策,许多发展中国家仍不能改善其人口的福利,除非它们同时得到更多和持久的国际援助。

秘书长已多次呼吁在债务问题上采取更积极的行动,以便使负债最沉重的国家摆脱它们根本无法承受的负担。官方发展援助也将继续成为发展战略的一个基本成份,对最贫穷国家来说尤为如此。官方发展援助的水平和性质必须得到改善。所有发展伙伴——受援国、多边机构、双边捐助者和非政府组织——都必须扪心自问,在此新的全球化时代,国际援助应采取何种形式,各项努力现应集中在何方。

10 亿人正生活在赤贫中,穷富差别日趋扩大——国家内部和各国之间皆然——在此情况下,国际社会不能等待下去。这也许是我们迈向新的千年时面临的最重要挑战。联合国有义务高瞻远瞩并下定决心,坚决处理这个问题。我们可以有所作为。我相信这一点,大会今后两天的审议工作将有助于把我们的工作引向正确的方向。我祝大会开一个非常有益的届会。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感谢常务副秘书长所作的发言。

我现在请印度尼西亚外交部长阿里·阿拉塔斯先生发言。

阿拉塔斯先生(印度尼西亚)(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非常高兴以 77 国集团主席身份并代表中国衷心祝贺

你当选大会第五十三届会议主席。我相信,大会本届会议和本次高级别会议将在你干练领导下取得圆满成功。

让我也对常务副秘书长光临和参加本次会议向她表示衷心赞赏。

我们是在技术变革所驱动的全球化不断高涨、贸易和投资迅速自由化正在改变全世界经济进程之时开会的。不幸的是,不确定性和脆弱经济遇到破坏性危险日趋给全球化带来的人类更大繁荣和广泛利益的前景披上阴影。因此,进行本次对话既十分及时,又非常重要。

我们不能忽视全球化的巨大挑战和影响及其对社会和经济的影响。我们必须处理这些挑战,我们在这样做时应该以大会关于恢复通过伙伴关系加强促进发展的国际经济合作对话的各项决议为指南。这意味着对话必须以共同利益、互利和平等分担责任为基础,这构成了真正相互依赖中真正伙伴关系的精髓。

五十年来,联合国和 77 国集团和中国一直在努力促进发展并同贫穷问题作斗争。在此期间,发展事业通过多边合作并在联合国及其各机构的积极协助下取得了进展。由于各国几乎普遍加入联合国,使它具有全球性,并负有全面任务,这使它能够从事广泛活动,因此,联合国在促进国际合作促进发展、减轻贫穷和努力全面改善人类条件方面特别有效。

联合国还成功地扩大了发展概念本身,使它基本上成为一个提高各国人民生活质量的进程,并因此同我们时代的挑战更加相关。的确,1990 年代初历次重大联合国会议和首脑会议的共同信息是,发展要具有意义就必须以人民为核心并以人民为驱动力。另外,其经济、社会和发展层面都必须彼此结合起来,其方式不能因惠顾其中一个层面而牺牲其他层面。在这个概念基础上,国际社会谈判并通过了《发展纲领》,该纲领使发展的核心问题重新处于联合国各项活动的中心地位。在同样的基础上,我们正在社会和经济领域振兴联合国,以便使联合国在我们迈入新的千年时继续成为一个国际合作促进发展的重要和有效工具。

然而,尽管采取了这些建设性的步骤和在发展和国际合作重新定向方面达成了新的协商一致意见,近期以来发展事业并未取得重大进展。在发展中世界仍然有数亿人在贫困中煎熬。发展中国家的基本利益日益遭到忽视,尤其是在贸易、资金流动和技术转让等发展的核心领域中,因为经济强国的议程和目的继续是要主导

国际经济决策。把发展概念作为多边支助系统的一个特别部分的作法已经被全球化经济的放任自流的方法所取代。

全球化为创造财富带来了巨大的机会,但是其好处看来只留给最强大的经济——那些最有能力获得机会的经济。另一方面,它可能对脆弱的发展中经济造成令人恐惧的打击。甚至最有生力的发展中经济,那些设法通过审慎的宏观经济政策和痛苦的结构调整而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经济也看到它们数十年所赢得的发展成果在不过数周之内烟消云散。

如果这一趋势继续下去,那么全球化将进一步扩大发达和发展中国家、富国和穷国之间的经济差距,使穷人更穷。例如,发展中世界每年损失巨量的外汇,其原因是贸易条件损失所造成的外流、外债负担、进口技术的付款和跨国公司把盈利汇到国外。

因此,亚洲危机对那些许多年来一直在使资金流动和投资自由化的经济造成特别严厉的打击的事实应当给我们发展中国家所有人带来一个宝贵的教训。在这些受严重影响的国家里,各种经济活动已经减慢或停止,成百万工作机会已经失去,失业率上升到空前的水平。数百万儿童离开学校,增加了受影响国家的社会问题。高涨的通货膨胀使得家用商品,包括基本食物的价格增长到超过许多穷人能够支付的水平以上。

然而,我坚信,即便是受影响最严重的经济也有能力早日实现恢复,只要有一个有利于它们正在实施的强有力的改革措施的环境以及获得发展资金,其产品能够进入出口市场以及获得适合其发展需要的技术。它们的早日恢复有利于所有国家,包括发达和发展中国家,因为这肯定会恢复它们一度对世界生产力的相当大的贡献。归根结底,任何国家都不能幸免于全球化的风险。在每一个国家和每一个区域的每一场财政和经济危机的感染力将始终威胁所有其他国家和地区。全球衰退的威胁,甚至是可能的全球性萧条,是实际存在的。避免这样一种可怕后果的最切实的方法就是处理现在发生的危机并克服它,以免它的触角在其他区域站住脚。

因此,国际社会的中心挑战就是要找出这场危机的根源并采取措施确保危机不再发生。首先,所有参与这场对话的人应当对发展合理但有效的国际货币市场的管理作出贡献,以使货币市场能够变得更加开放和透明。也许也是出于谨慎,我们大家来考虑设立一种机制,

减轻全球化的不可预见性和有害的影响,确保所有国家平等分享全球化带来的机会。

这样一个机制应当能够监测并执行对资本市场和国际金融业务的监督。我们在国际贸易领域中已经有这种性质的机制:世界贸易组织。没有理由为什么我们也不能在金融和货币流通方面设立一个同样的机制,如果这意味着全球经济是否井然有序还是一片混乱。出于这个目的,从发展需要的角度对世界货币和金融体系作深入的研究极其重要。

面对全球化的消极影响,必须提出一些严肃的问题:如何能够驾驭它来促进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并改进工业、发展与贸易之间的联系?如何能够利用它为发展中国家世界将要加入劳动大军的成百万年轻人创造就业机会?如何能够利用它同贫困作斗争?并且首先,如何能够驯服其有害的方面,以使它不会伤害脆弱的人民,并且享受其好处将不会意味着削弱我们宝贵的文化价值和传统?

我能想到的唯一充分的答案就是我们大家为建立一个能够应付全球化的强度和范围的全球性管理机构而努力。在这样一个全球性管理机构里,所有人民决定我们共同未来的集体力量得到了动员。这将是一个连续不断的过程,其中公共和私人部门以及所有国家的个人和机构在不同和经常是有冲突的利益之间进行妥协和采取合作行动。这样,参与决策进程的所有人都能够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但是,只有通过经过改革、民主化和获得充分授权的联合国作为中心的协助下才能设立这种全球管理机制。

全球化绝不是一种邪恶的势力,但它是一个盲目的势力。如同历史的海洋中的风云变幻那样,它能够使我们翻船,或是把我们带到臆想的目的地。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坐在同一条船上,我们的命运取决于我们如何作为一个团队一起扬帆。团队意味着伙伴。但是,只有当我们能够在进行真诚的对话之后取得相互谅解的情况下体察了别人的忧虑和愿望之后才能形成这一设想中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进行的对话。因此,让我们通过这场对话开始驾驭全球化的风云。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现在请奥地利发展合作部主任格奥尔格·伦克先生代表欧洲联盟发言。

伦克先生(奥地利)(以英语发言):我荣幸地代表欧洲联盟发言。同欧洲联盟有联系的中欧和东欧国家——保加利亚、捷克共和国、爱沙尼亚、匈牙利、拉脱维亚、立陶宛、波兰、罗马尼亚、斯洛伐克和斯洛文尼

亚——以及联合国塞浦路斯和欧洲自由贸易协会欧洲经济区的成员国冰岛——赞同我的发言。

主席先生,首先让我祝贺你当选这一重要职务。

我们欢迎这次就全球化的社会和经济影响进行两天的对话,并且期望就全球化对我们的国家和地区的影响、利和弊、社会经济结构如何跟上新的经济环境同步发展、以及我们如何共同努力对付这些巨大挑战的问题,热烈地交换意见。联合国职能广泛,能在促进人们更好地认识不同政策领域之间的相互联系和帮助确定共同利益领域和采取共同与协调行动的可能方式方面起到一种独特的作用。

全球化的概念包括本千年末世界经济的各种动态,发动和加快这些进程的部分原因是新一代的技术革新。资本已具有空前的流动性。世界贸易和外国直接投资额的增加速度比国民生产总值更快,而且这一增长的一个越来越大的部分发生在跨国公司本身内。所谓的全球性企业的经济决策对各国国家经济和未来的增长与发展有重要的影响。各国政府发现,它们国家的经济比过去更受全球性趋势的影响。

一方面,自由化和全球化带来了世界经济的积极发展。就整个全球经济而言,这些因素有利于资源更有效的分配,进而产生全世界更高的增长率。这是已给世界带来半个世纪的空前繁荣的扩大开放和各国经济之间一体化趋势的继续。它已使世界人口最密集地区开放接受国际贸易,帮助发展中国家提高它们的生活水准。它已导致信息的传播、技术革新日益迅速,技术工作越来越多。

但是,全球化也带来风险,对社会和经济构成挑战。特别是因为公共和私营银行与金融结构脆弱而造成的金融不稳定的情况,使国家特别容易遭受市场情绪突变的冲击。边缘化是一个严重的问题,特别是对最不发达国家。目前被排斥到边缘的国家正是那些最需要全球一体化能带来的贸易、投资与增长的国家。这带来了能从全球化受益的国家和那些不能受益或者难以参加的国家之间的鸿沟越来越大的前景。

收入差别的日益扩大构成国内边缘化的风险。在一些地区的许多发展中国家,减少贫困的明显进步同越来越大的工资差别形成对比。与此同时,失业率增长,特别是在非技术工人中间,结果造成许多发展中国家中有更多的人生活在贫困中,正如今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人的发展报告》中所强调指出。

人们还担心,全球化危害环境与社会标准,削弱文化多样性以及民族和地区特征。新的全球化环境的复杂性和变化的节奏,以及不稳定的工作和社会条件,使许多人感到不安全。

鉴于所有这些挑战都超越纯粹的经济范围,我们将无法使用市场手段来应付全球化的后果。为了有效地解决包括和参加的问题,实现在关于社会发展问题的哥本哈根首脑会议上制订的改善所有人的生活质量的目标,就需要普遍接受某些社会价值,使全球化成为一种全面积极的发展。欧洲联盟欢迎社会发展委员会上届会议讨论社会一体化问题,并期待参加社会及经济理事会明年实质性会议专门讨论就业与工作消除贫困与提高妇女地位方面的作用问题的高级别部分的工作。

就象我前面提出,全球化是当今世界发展固有的一部分。我们现在在国家和国际各级面临的挑战就是如何充分利用其潜力,更加广泛和平均地分布它的好处,特别是给最贫穷者。政府、其他公共实体和民间社会必须为形成那些带来现代经济变化与开放的力量作出有效的贡献。

欧洲一体化应被看成是欧洲国家及其公民能够更加有效地影响其在一个全球化世界中的未来的一种办法。它是对新的全球性经济环境的要求的一种回答。有 3.7 亿消费者的单一市场刺激竞争,加快工业改组的节奏,在更低的价格上为消费者提供更多的商品与服务,是对欧洲经济活动的一种不可衡量的推动。同时,它继续开放接受来自世界各地的产品与投资。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另一个主要步骤是成功发行单一货币。欧元不仅将加强欧洲应付全球性挑战的力度,而且将成为世界经济的一个稳定因素。

而且,欧洲稳定也应该被看作是一个促进开放的催化剂。欧洲联盟坚决承诺履行扩大,通过将要开始的有关洛美后续协定的谈判加强同非洲、加勒比和太平洋国家的伙伴合作,以及促进同其他国家或区域集团的关系的历史任务。

欧洲联盟中现在有 1800 万人失业,同失业作斗争是最优先任务。欧洲联盟成员国已加紧努力解决造成失业的结构性问题。所有 15 个成员国都在执行就业行动计划,侧重提高可就业性,特别是青年,长期失业者和妇女的可就业性;积极推动技能的发展和不断学习;争取为中小型企业 and 自营职业者改善条件;并在采取措施,促进就业而不是依赖。

现在让我谈谈在国际一级可能采取的对策:如何最有效地利用全球化带来的巨大可能性,同时把它所带来的风险限制在可接受的程度。

有一个答案是明显的:市场经济原则上将从一个没有人为壁垒的世界受益。然而,虽然许多国家一直或多或少地在成功地指导它们的国家经济,在国际上,同样这一进程刚刚开始。确实,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国家已接受宏观经济稳定和结构改革。巩固财政、成功的反通货膨胀政策、取消管理和开放经济已带来投资、增长和就业。最近的金融和经济动荡进一步表明具有充分监督和管理架构、透明度和良好管理的健康的国内金融和银行体制的重要性。

但是,最近的事件反映了国际金融体系运作以及私营部门投资者贷款做法方面的严重缺陷。全球资本市场一体化的加强、国际资金流动范围和组成的变化以及行动者和所使用工具的进一步多样化及增多,都要求强化金融制度,尤其应注意下列方面:加强监测和危机处理;预警和预防性机制;国家一级银行管理和监督的最佳做法以及改善信息和数据的传播。此外,也需要解决道德公害问题,确保私营部门为其贷款决定承担责任。

贸易和投资制度的自由化是促进穷国经济增长和稳定的一个重要手段。将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最不发达国家纳入世界贸易体系是欧洲联盟发展政策的主要目标之一。只有在顺利适应新的国际贸易条件的情况下,才可能实现这一目标。特别是就最不发达国家而言,必须为此目标实施一些其他政策,例如为贸易体制的建设提供支助。欧洲联盟将帮助发展中国家开展努力,同时也适当考虑它们对以何方式融入世界经济的选择,并且充分遵守世界贸易组织的各项规定。

私人资本和贸易流动在发展中国家的增长及消除贫困方面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但许多低收入国家没能吸引到足够的此种流动。外援继续在支助这些国家通过改善特别是治理、法治和公共责任来努力建立有利环境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此外,官方发展援助为不能吸引私人资金的领域提供发展资金。这涉及能力和建设诸如医疗卫生和教育等社会部门。欧洲联盟提供了占全球总数一半以上的官方发展援助,因此它认识到继续需要大量官方发展援助,尤其是对最贫穷发展中国家的援助。

我们需要就一致和有效回应今后各种机会和挑战的办法开展全球讨论。联合国的普遍性和广泛职责使它成为围绕全球事务处理进行对话的一个独特场所。

在这个框架内,我们认为,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作为协调联合国经济及社会领域活动的中心机制,可以发挥重大作用。我们期待着这一论坛能够带来进一步的对话机会。我们还欢迎今天的讨论超出了严格的政府范围,远远延伸到民间社会的各个层面。只有这样,才能够促进一种必要的全球公民道德,以便形成能给我们所有人带来全球化好处的规则。

全球化是一种现实,不是一种选择。我们意识到,贫穷的发展中国家已经在承受全球化的一些最不利后果。迫切的是,国际社会应目标明确地密切合作,以便找到对付当今经济现实所带来的挑战和危险的答案。欧洲联盟随时准备与其他方面分享它的经验,充分参与寻找应付这些挑战和危险的办法,以便国际社会能分享由此产生的积极影响和机会。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现在请印度计划委员会成员兼国务部长蒙特克·辛格·阿赫卢瓦利亚先生发言。

阿赫卢瓦利亚先生(印度)(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国代表团要表示赞赏你和副秘书长路易斯·弗雷谢特女士所说的富有深刻见解的话。我还要表示我国代表团完全赞同以77国集团和中国的名义所作的发言。

这次会议是在世界面貌已经与二十年前完全不同的情况下举行的,在那时,北南对话占据了中心位置。中央计划经济国家集团现在已完全融入世界市场,消除了当时分割世界经济的一条重大断层线,对于什么经济政策可能奏效,人们已形成一种广泛共识,而且市场和私营部门的作用以及开放贸易和投资政策的必要性也得到更多人的接受。这一全球化进程由于大多数国家实行更加开放的经济政策而得到推动,它加快了发展中国家融入世界经济的步伐。金融方面的自由化导致私人资本大量跨越国界,给国际一体化和相互依存概念增添了新的含义。

这些一体化力量是具有潜在积极意义的事态发展。如果我们也能说这一制度运转良好并已成为整个全球经济的繁荣,特别是为实现发展中国家的愿望提供一种有利环境,那将是令人宽慰的。不幸的是,多数发展中国家的长期发展实际上不如人意。席卷一些经济业绩最佳的发展中国家的东亚金融危机正给世界其他地区造成连带影响,从而引起人们新的担忧和不确定。

我想详细谈谈这两点。就长期发展而言,无疑已有了重大的进展。一些发展中国家,主要是东亚国家,在过去二十年里经济增长速度非常快,改变了本国人民的生

活水平。许多其他国家取得了虽不那么引人注目,但却稳步的进展。从国内生产总值所占比例或在世界贸易中所占份额来看,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在世界经济中具有相对重要性已明显增大。

这些是所取得的重要成果,但它们并不反映整个情况。在过去二十年里,非洲众多发展中国家和拉丁美洲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非常慢。近年来,经济增长情况有所改善,但却不是一种强劲的复苏,而现在又受到亚洲危机影响的威胁。许多国家,尤其是非洲国家的人均收入低于1980年代。以往人们总认为,经济情况差是由于国内政策有缺陷,但这一解释并不那么令人信服,因为在过去十年里,各种政策实际上已经趋同。此外,许多经济增长情况很差的发展中国家已经在多边和双边捐助者的密切监督下实施了经济调整方案,其目的就是要使这些国家的政策与目前所认为的最好做法相一致。这突出说明了更全面确定阻碍许多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限制因素的必要性。其中一些限制因素是国内性质的,必须由这些国家自己解决。但也有一些外部的限制因素,只有连同国际社会一道才能解决,这使持续对话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这一对话将需要包括一系列问题。

第一是有关外部金融资源的流动。发展中国家坚持认为,加速发展需要不断从世界其他地区流入金融资源。这要求增加官方发展援助,也要求来自多边机构的长期非优惠性资源。官方发展援助的情况是人所共知的。相对国民生产总值,它不但没有增加到接近国际指标,而且实际上其百分比下降了。诸如世界银行和区域开发银行等多边机构的非优惠性资源的流入实际上也下降了。

如果有其他金融资源的话,这些下降本来无关紧要。在这方面人们经常提及私人资本流动的增长。毫无疑问,全球化已导致私人资本向发展中国家流动的大幅增长;这些流动的规模现在已使官方援助相形逊色。然而,在所有情况下私人资本流动都不能取代官方资本流动。原因之一是,私人资本集中在约十几个国家中;毫无疑问大批发展中国家无法受益于这种流动,对于这些国家来说扩大官方流动显然是必要的。即使是那些能够吸引私人资本的国家也必须看到这种流动有些可能是动荡不定并会带来问题的。东亚危机已充分显示,私人金融市场因其他地区问题蔓延可能引起看法和信心的突然改变,而私人金融市场易受这种改变的打击。它们还会因群体本能而行动过激,在一些情况下过份流入和在另一些情况下大量流出。这会使发展中国家受制

于突然和破坏稳定的行为,而这些国家却又缺乏条件应付这种行为。

因此,发展中国家最好是集中于一般说来是长期的国外直接投资的流入,并对短期流动采取更谨慎的做法。在这些情况下,即使能够吸引私人资本的发展中国家也会得益于来自多边机构的大量和连续不断的长期资金。这在资本帐户中将成为一种稳定因素。因此,过早摆脱多边资本未必可取,尤其是在危机时候还必须启动这些资本。私人资本也无法满足某些部门的筹资需要,诸如社会部门、环境保护和某些类型的基础设施。通过一系列系在社会发展、保护环境等优先议程方面的联合国高级会议和首脑会议已形成了国际共识之时,必须确保有足够的公共资源流动以达成这些共同目标。由于上述所有原因,必须严肃考虑扩大官方资源流入发展中国家,尤其包括来自多边机构的流动。

还必须确保试图奉行开放经济政策的发展中国家能够进入发达国家的市场。早期提倡侧重出口的工业化的人在这方面面临相对良好的气候。但是随着全球化的推进和许多工业化国家失业率持续居高不下,在工业化国家中保护主义的呼声已时有所闻。在发展中国家看来国际贸易体系中有不少欠缺之处。发展中国家特别关心的领域,诸如纺织和农业,仍然面临保护主义的壁垒,所许诺的逐渐取消也是相对遥远的事情。即使市场在理论上是开放的地方,发展中国家也经常面临倾销行动,这种行动难以对付而且在任何情况下都是费钱和费时的。还正在作出努力把环境状况和诸如劳动标准等社会问题列入贸易议程。从发展中国家看来,这些行动则被视为略加掩饰的保护主义。在动荡时期如果发展中国家要奉行开放的经济政策——它们现在正试图这样做,它们就需要对共同承诺确定公平对待它们的贸易规则有更大的信心。

这些都是长期问题。我们还必须处理亚洲货币危机造成的更加紧迫的关切,这一危机已动摇了对国际金融体制的稳定性和我们在危机爆发时予以处理的能力的信心。在这方面要指出危机的几个特征。第一,它是任何国际金融体制参与者所预测不及的,从而使人们对私营部门参与者作出决定所依据的市场情报的质量和货币基金组织所进行的调查的质量产生怀疑。第二,已证明这一危机是难以管理的,这部分是因为蔓延效应使危机传到其他国家,但是更重要的是,因为通常的解决办法要么已经证明是无效的,要么需要一个长的多的过渡期,收益损失和社会伤痛比最初设想的要大。这已使不少人在反思今后管理危机的理想方案设计是什

么。最后,蔓延效应可能超越亚洲地区,加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同时处理一大批危机所拥有的资源有限,使人们担心国际金融机制存在固有的不稳定性。一个世界范围的通货紧缩滑波的威胁已隐约可见。

国际社会看到这些问题之后现在正为国际金融体制确定一个恰当的结构,以增加人们对其稳定性的信心。这一结构的某些内容是无可争辩的。必须大大改进对所有国家金融体系的管理和监督,并以一套共同的准则和标准为基础。还必须大大改进信息和透明度。人们还一致认为必须有更有效的监督。但是许多问题仍未解决。如何才能使监督更加对称,以便使它的重点不仅是接受国的金融体制而且还有资本出口国的金融机构?目前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否有足够的条件在国际金融体系中作为走头无路时的一个借方,还是我们需要一个略为不同类型的机构?目前的体制是否足以对付未来的危机,还是我们需要管理危机的其他手段和机制?具体地说,我们如何确保借方和贷方在发生危机时公平分担负担?最后,资本帐户完全可以转换是否给这一体制带来过多潜在的不稳定性,也许发展中国家无法对付,那么发展中国家是否因此应集中力量放宽贸易和直接投资流动,作为溶入世界经济的一个主要好处,同时对放宽一般资本流动保持更谨慎的做法?

在这些问题上尚未达成共识,但是如果我们不但恢复对国际金融体制而且对全球化和自由化的信心,就急需找到答案。我希望我们在这些会议上的讨论会使我们更接近找到答案。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下面我请德国国务部长赫尔穆特·舍费尔先生阁下讲话。

舍费尔先生(德国)(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很高兴表达我国政府对你当选大会第五十三届会议主席的祝贺。我们祝愿你在今后的审议中取得巨大的成功。

同时,我们支持欧洲联盟主席奥地利的发言。

在联合国第五个发展十年发展之际,在自由化和全球化不断深入的时候,发展取得新进展的前景是好的。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日益融入全球经济。

但是,如果不及时作出必要的结构调整,就很容易导致挫折和危机。正因为如此,还应该通过伙伴关系继续和加强国际经济合作以便恢复关于增进争取全球增长力量的对话。联合国是实现这一目的的恰当场所,事实上,今天的讨论可以借鉴近年来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和大

会、特别是过去8年来举行的一系列世界会议上的辩论。

我要重申,1996年召开的7国集团里昂首脑会议就实施争取发展的全球新伙伴关系提出了几点重要意见,首脑会议认为这种伙伴关系是21世纪的雄伟计划。7国集团提出的这种伙伴关系应该如何演变的想法也反映了这些世界首脑会议达成的共识。据认为,发展中国家应该对自身的发展、特别对创造有利于造福于人民的可持续发展的条件方面负有责任。有这样一种认识,即国际社会应该本着共同目的和效率的精神支持发展中国家的努力。对多边组织在相互之间以及同双边捐助者的合作方面具有重要作用这一点,关注很多。

这些原则也贯穿在德国的经济社会政策和德国发展政策中。我们也认为,可持续发展应该是我们发展政策的最重要的目标之一。政治的任务是制订路线和提供一种能够保障未来的经济、生态和社会需要的环境。只有可持续发展的三个相互依赖的方面都得到解决,才能对快速增加的人口、过度的利用自然资源以及影响世界上许多人民的匮乏等等全球性威胁作出有效的反应。

今年,我们在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高层次部门就发展中国家进入市场和融入世界经济问题开展了深入细致的辩论。这有助于强调这些问题在全球化时代的重要性。这些讨论得出的一个结论是,随着世界日益全球化,促进私营企业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因此,它是德国的经济和发展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一个重要的方面。提高生产技能以便消除贫困的结构性根源,从中期和长期来看,将有助于消除发展的障碍,这些障碍常常影响穷国融入全球经济。

我国促进伙伴国家的私营企业的战略是建立在我们的经验之上的。这种经验就是,私营部门的成功发展,不仅仅靠实行有利于市场经济发展的政策来实现,也不能仅仅靠设立有效的独立部门去管理私营部门本身的事务来实现,更不能仅仅靠发展创新的企业结构来实现。事实上需要的是这三者的结合。我们将发展合作看作是驾驭经济和发展政策的目标。

在这方面,我要提一提许多国家的沉重债务负担问题,这种负担常常严重影响这些国家的进一步发展。德国非常赞成对负债沉重的穷国提供援助,并为了减轻其债务负担作出了实质性的贡献。从双边上说,我们实行或承诺了减免非洲最不发达国家的债务。此外,德国参加了针对发展中国家商业贷款问题的多边债务重新安

排。我们免除了 70 亿美元的各种债务。此外,自 1978 年以来,我们还向最不发达国家提供了同样大约为 70 亿美元的无需偿还的捐赠。德国从一开始就积极地参与制订和发展了负债沉重穷国债务倡议,该倡议包括解决这些国家债务问题所需要的全部内容,包括债权国本身的雄心勃勃的经济政策改革。对德国来说,充分的经济政策改革和减免债务之间联系非常重要。

市场改革,起作用的金融和资本市场、繁荣的外贸以及中产阶级的壮大,是平衡、健康和有国际竞争力的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是进一步融入世界经济的基础。新兴市场中经济活动的速度显示出将贸易和刺激扩大到私人投资者能够释放出何种强大的力量。但是,我们前面提到,亚洲危机已突出显示发展进程中的结构性弱点。显然,必须落实体制架构以便同时确保长远的经济健全增长。我们认为这是通过双边和多边发展合作支持我们的伙伴、特别支持他们在这一领域里的努力的突出任务之一。

国家政策的工具已不能有效地应付基本上说是跨国发展的问題。问题是国家的市场干预或多边商定的市场干预是否正当,如果是,哪一种干预正当?例如,能否确立更好的预防危机办法?我们在这里必须全面处理这一问题。

鉴此,我们在这里、特别是在有关技术机构里进行的对话是非常中肯的。我们要考虑应该在哪些领域建立或进一步发展国际规范,不是去遏制经济力量的生命力或作出死板的规定,而是推动采取行动以防止危机升级。

德国象许多其他国家一样,在货币和信贷政策、对银行和保险业的公共监督、股票交易和金融政策以及在关于竞争的国家法律和欧洲法律方面有很多经验。我们在世界贸易组织主张制订一整套关于全球贸易和竞争的准则。

要解决这些问题就需要在下一个世纪加强国际合作。这种协调一致努力的一个重要重点是建立更有效的合作结构和管理方法。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然还需要审查联合国的结构和作用。秘书长在他去年提出的改革建议中提及这些问题,并概述了他对这样一个世界组织的展望,这个组织能为其成员提供它们所需的支助,以成功地应付前面的各种全球挑战。这也应是我们开始进行的对话的一部分。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现在请美国国际开发署署长布赖恩·阿特伍德先生发言。

阿特伍德先生(美利坚合众国)(以英语发言):美国代表团对有机会参加这次重要而及时的讨论表示欢迎,讨论的问题涉及我们所有人,因为我们面临一个经济动乱和捉摸不定局势尤其严重的时期。我仔细的聆听了前面所作的发言,我必须说,这是这次会议一个极具有建设性的开端。我和我国代表团的成员们期待着圆桌讨论和进一步讨论这些问题。

我们谨向美国代表团中一位非常杰出的成员表示敬意,一位在过去 50 年中参加并目睹了国际体系演变的人: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前任主席克莱本·佩尔参议员。

亚洲的危机使这个区域非常自豪和勤奋的人民遭受损失,过去几十年中,这些人民取得的巨大成就赢得了我们深深的敬意。我们必须同这些国家政府一道承诺确保我们所有人对发展所作的投资不会付诸东流。

在俄罗斯我们也看到一个勇敢而具有才智的人民正在努力解决困难但却是必要的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各种复杂问题。包括美国在内的各国的经济是在几十年或几个世纪后才逐渐建立了市场以及有关的法律和管理机构,这些国家不应低估俄罗斯面临的巨大挑战。

在世界认真考虑这些事件时,一些人对自由市场以及对在所谓全球化后各国经济间的相互依赖不断加深是否可取提出疑问。即使在美国,有些人也想使时钟倒转回到它们记忆中的更具有田园风味的和自给自足的时代。这种与世隔绝的生活作为怀旧的回忆是美好的,但在无情的事实面前却并非如此。例如,在本世纪初,美国人的平均寿命短于今天发展中世界一般人的寿命,人们的富裕程度只略高于今天发展中世界的一般人。

我们不应让我们今天面临的各种问题来确定全球化的意义。全球化的好处仍远远超过了其代价。全球化还意味着我们能获得廉价和快速的通讯、成本效益高的交通系统和开放市场,使我们能在全球传播各种观点、技术和投资。我们的现代世界带来的各种好处使人们成为效率更高的工作者以及消息更灵通和能力更强的公民。全球化扩大了革新市场,从而促进了人们的创造性。

全球化还促使各国政府相互竞争,变得更有效率、开发本国人的能力或发展其国家金融、政治和法律制度。这种必须进行竞争的紧迫感再加上为专门帮助较穷的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而作出的更有效的国际努力,能产生我们大家追求的不断发展和稳定的全球经济。

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里,各国政府必须认识到它们对本国经济趋势的控制减少了。但它们仍然能为投资、资本流入和提高生产率创造有利的环境。它们必须为投资者建立信心。如果政府的行动反而是制造恐慌,它们的国家就只能眼看着其他地区实现增长。

我们必须从正确的角度来看待目前的危机,理解在过去 50 年中正是由于成功地作出了发展努力和实行全球化,全球经济才取得了巨大成果。即使在目前阴暗的局势中,我们仍然不认为充满活力的亚洲各国希望回到二、三十年前它们所处的地位。它们暂时走下坡路,这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它们的长期发展道路,或改变它们今后光明的前景。

我们已开始看到亚洲复苏的迹象。在泰国和韩国汇率已稳定,使利率能够下降,生产开始趋于平稳。若没有强有力的、民主选举的领导人,若没有坚定的实行政策改革,就不可能取得这些成就;这些国家若没有多年来对其人民的教育、保健和生产能力进行投资,是不可能取得这些成就的。

墨西哥 1995 年财政危机的事例也给予人们鼓励。在投资者丧失信心和出现重大资本外流后——与亚洲去年的情况很相似——墨西哥的经济在那一年紧缩了 6%,但由于执行了有力的政策以及美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货币基金组织)和其他组织给予了有条件的支助,墨西哥在第二年增长了 5%,并自那时以来一直保持这个步伐。

三个星期前,在德班举行的不结盟运动首脑会议上,南非副总统塔博·姆贝基在一次发言中雄辩地谈论横扫全球经济的各种新的力量——全球化、自由化、减少管制和普遍性信息流动。他说,这些力量代表着我们为消除本国的贫困都必须在其中工作的一种国际环境。他继续指出,所有形式的全球化这一事实本身意味着作为发展中国家我们不可能在关闭自守或自给自足发展的条件下取得我们的成功。这清楚地阐明了基本论点。任何国家都不能把自己隔绝于这些积极的力量,也不应该希望这样做。以最有效的方式顺应全球化趋势的国家是今后几年中最繁荣的国家。

然而,我们决不能错误地把全球化看作只是一种经济进程。全球化必须在适当的环境中产生,在这种环境中人民可以表达它们的社会和政治愿望,能够帮助塑造他们的儿女们将继承的世界。此外,不能靠牺牲子孙后代的利益来实现经济增长。要使发展能够持久,保护我们的经济资源基础是至关重要的。此外,我们必须确保

各国在面临这项任务时得到我们的帮助。国际社会——我们经常使用的一个词——应该希望这个大家庭的每一个成员都能成功。我们的集体福祉是我们的共同利益。因此,我们必须找到一种新的方法来建立一种安全网,尽可能减少与全球化有关的各种风险,并鼓励各国欢迎这个概念。我们还应审查货币基金组织、国际金融机构和双边捐助者可如何改进协调,对诸如我们在俄罗斯、墨西哥和整个亚洲看到的各种危机作出迅速反应。

联合国系统可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它可帮助各国创造成功全球化的环境,其方法是促进真正地尊重人权及核心劳工标准——不仅民权和政治权利,而且每人逐步实现其经济、社会、和文化潜力的基本人权。

克林顿总统本周在纽约这里对外关系理事会上的讲话中清楚地指出,美国仍准备帮助那些自助的国家。他提出了处理目前全球金融危机的 6 个步骤:与其它工业化民主国家合作促进经济增长;为受危机影响的国家的私人部门公司减免债务;世界银行加倍支持各项社会安全网方案;启动 150 亿美元货币基金组织应急基金以防止金融恐慌进一步扩散;增加美国进出口银行的贷款;最后我国国会向货币基金组织提供资金——将在今后几周内决定的事项。

总统还宣布了今后更好地处理国家经济紧急情况的两项主动行动。第一,他要求进一步开发市场以扩大贸易,同时制定劳工标准和环境的各项保障。第二,他要求在 30 天内召开 7 国集团国家和主要新兴经济国家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的会议,使国际金融结构适应我们在二十一世纪面临的问题,这并不是赞同目前现状;这表明我们理解全球化问题,我们希望努力解决这些问题,这次会议的时间已经排定。

美国决心继续充分参与实现全球经济福祉的努力,我们以各种方式与发展中世界保持密切的联系——如果你愿意,只需看一下我们的公民。我们认识到,维持我国经济增长是我们可作出的最重要贡献之一。去年,美国——只有 4%的世界消费者——完全吸纳了发展中国家出口的 20%。我们与发展中国家世界的贸易逆差是 2 000 亿美元。目前美国在发展中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总额超过 1 500 亿美元。这些是可持续和互利关系的基本内容。

我国双边对外援助方案也有助于我们所谋求的解决办法。国际开发计划署正在回应金融危机,其办法是帮助各国政府制订可减少今后恐慌的可能性并改进在

危机中正确管理的能力的金融管理制度。我们在诸如印度尼西亚等地方积极地协助为受影响最严重的人提供安全保障网。我们正在向一些国家提供银行业务、资本市场、税务政策、私有化、权力下放和各种部门改革方面的援助。

而且为了给非洲,一个尚待充分受益于全球化的区域,带来更大机会,克林顿总统已要求国会核准《非洲增长和机会法》。

克林顿政府认识到在这些问题上国际领导的重要性。我们希望做更多的事,而且我们期待与联合国、布雷顿森林组织以及受目前危机影响最大的国家合作,把全球化变为完全积极的概念。我国代表团期待听取其他代表团的发言,并充分参与这种对话。

主席(以西班牙发言):我请日本副外务大臣原口幸一先生发言。

原口先生(日本)(以英语发言)当今世界最重要的趋势是全球化和日益经济相互依存。当然,这些趋势一段时间以来已经显示出来,但它们因冷战结束和信息技术巨大发展而更为突出。

例如,据说目前每小时大约有 500 亿美元在世界流通;即每天 1.2 万亿美元,每年 300 万亿美元。支持互联网的计算机主机数目在 1991 年至 1997 年 6 年中增加了 40 多倍,而且继续增加。

全球化使我们摆脱了国界造成的限制。过去增长常常因国家境内无法获得必要资本或技术而受到阻碍,现在这种情况不存在了,这些资源可自由地越过边界,到达能够产生最大经济效率的任何地方。亚洲出现的经济奇迹是全球化潜力的最佳例子。

另一方面,不容否定的是,在通过竞争来推动效率的过程中,全球化造成一些问题。加剧的竞争在产生胜利者的同时以更加严峻的方式产生失败者,并扩大贫富之间的差距。

传统国家的特点是团结感或属于同一社区的感觉,人们能够平衡提高效率的努力和对弱者的照顾——或者用更一般的哲学表示,平衡谋求自由和谋求平等。

然而,全球化往往会破坏这种微妙的平衡。一些发展中国家更能利用全球化所产生的机会,的确如此,但其他发展中国家处于落后,因而边缘化的危险。这种情况可能破坏稳定,从长远来讲损害所有国家的繁荣。

还应认识到,全球化的加快和相互依存的加剧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世界所面临的体系性风险。现在每当世界某一地区出现问题时,便有可能导致整个体系瘫痪的危险。目前金融危机的蔓延具体地表明可能发生的事情。

明显的是,我们所面临的挑战是从全球化的积极特点中得到最大收益,同时避免或尽量减少其消极特点所造成的损害。为了利用积极特点,我们必须引进国际公认的准则,如民主程序、透明度、责任制和法制和预防腐败。这是促进国外生产性资源流入最有把握的办法。

另一方面我们还应准备处理全球化的消极方面。为此目的,日本提出了新的发展战略的想法。新的发展战略是克服发展问题的手段。作为其核心的想法是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必须在受援国和捐助国之间建立伙伴关系并谋求更广泛的国际合作,同时必须鼓励发展中国家对发展过程的所有权。

该战略还主张结合全面和个别的发展对策。全面对策不强调官方财政援助而且强调将私人投资、贸易、进入市场及社会经济基础设施的发展纳入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性。

与此同时,需要采取有针对性的个别办法,因为虽然全球化日趋普遍,但对于所有受影响的国家而言,这个过程造成的问题以及为解决这些问题而必须采取的措施并非都是一样的。在解决全球化可能引起的系统性风险时,必须进行国际合作。例如,鉴于短期资本突然的流动对亚洲最近金融危机造成的破坏性影响,8 国集团领导人在伯明翰敦促国际货币基金审查如何有效地监测资本流通、特别是有效地监测短期资本流通,以提供资讯,促进市场稳定。在其他领域我们也必须进行这种国际合作。

我已经提到过,全球化既创造机会也带来挑战。我已经一般性地讨论过我们应该如何对这些机会和挑战作出反应。现在我想叙述一下日本自己采取的一些措施。为了因应亚洲经济危机,日本对受影响国家所作的努力提供了强力支持,以帮助他们摆脱面临的问题。这些努力包括提供一个安全网,使那些超出比例地分担痛苦的社会较弱的成员不再进一步滑落。这些努力还包括发展人力资源,从而可以更好地应付这次危机。日本将提供 430 亿美元进行这种资助,因此日本是双边援助的最大提供国。

在非洲,边缘化问题最为严重,为因应非洲的需要,日本与国际社会其他成员已经开始在那里执行新发展战略。作为这项努力的一部分,日本将与联合国和援助非洲全球联盟合作,与下个月举办第二届非洲发展问题东京国际会议。会议的主题和目标是“减少贫困和使非洲融入全球经济”。在会议结束时,预期将通过一项行动计划,这项计划将指导我们在迈入第21世纪时有效地促进非洲发展。

日本认为,象这样的会议可以提高各地人民对联合国在这个重要领域活动的认识。因此,我们希望我们在这个领域的努力将获得成功。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现在请加纳贸易和工业副部长丹·阿博达克皮先生发言。

阿博达克皮先生(加纳)(以英语发言):我非常荣幸地能对这个重要过程作出贡献。这个对话的主题确实令我兴奋,因为这个主题涉及到正在迅速发展的全球化和相互依赖这两个现象。这些过程给国际经济和贸易关系带来了巨大变化,这些变化对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内的所有国家都产生影响。事实上,我们不可能忘记,本世纪末、特别是1990年代将作为国际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载入史册。从贸易和经济关系角度看,最突出的变化是全球化和相互依赖这两个过程。这两个过程基本上为所有国家带来了更多的经济增长机会,这使人感到满意和充满希望。但是我们不应该忽略这样一个事实,即在为这些值得称赞的趋势欢呼的背后也存在着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国家被边缘化和前途未卜的风险。

全球化已经具有更加全面的含义,而国家间的相互依赖也日益增强。事实上,这两个过程已经不可逆转,并且影响到全球经济的所有部门——即生产、投资、就业、贸易、发展和人民一般福利。

全球经济的目前趋势是不断地增强相互依赖性,因此很明显,发展中国家没有其他选择,必须融入世界经济。更重要的是,发展中国家必须认识到它们的命运与其他国家的命运是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发展中国家显然没有选择,必须将目光放在边界之外,寻求更多的商机。

有人说,全球化使各国——无论其发展程度如何——都能抓住机会。这里很明显的一点是,全球化现象可能使所有国家都能得到巨大的利益。事实上,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也应该找到更多的发展和繁荣空间。

我认为,全球经济和对发展中国家的社会经济后果之间的有利联系是从中长期发展的比较广泛的角度来定义的。其含义是,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经过一段时期,基本上可以克服人口、卫生和教育、以及贸易、投资和金融等领域的社会和经济问题。

但是,现实情况是,潜在的好处不会轻而易举的实现,全球经济现象孕育着相当大的风险、挫折和恐惧,我现在就立即详细谈论这一点,尤其是要提到非洲。

最近,全球经济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是外国直接投资的流动。1995年《世界发展报告》指出,1990年代,外国直接投资股票的增长率远远超过世界产值(国内总产值)和世界出口的增长。显然,这表明,外国直接投资在全球经济中现在发挥着非常关键的作用。

但是,有相当多的证据表明,外国直接投资的全球流动并不均匀。这种流动过份集中于发达世界,除此之外,就发展中世界而言,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基本上被忽略。应该承认,外国直接投资的分配不可能均等,但是,在发展中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额中,10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约占三分之二,造成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边缘化。在这种情形下,就非洲而言,全球化的利益似乎只是一种幻想。统计数字表明,1994年,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外国直接投资总额仅仅只有18.6亿美元,这仅仅相当于流入新西兰的数额。

特别是在1990年代,全球经济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竞争激烈,各国努力在国际市场上超过其他国家。自从多边贸易谈判乌拉圭回合以来特别是这样。乌拉圭回合可以算作是为改革世界贸易结构而作出的全球努力的一个良好的成功例子。它被国际社会看作是一个确实了不起的成就。从它的结果来看,我可以说,已经打开了促进我们之间贸易的新天地。

但我们也应该提醒自己,乌拉圭回合不会自动为各国带来利益,只有那些充分适应新秩序的有活力的经济能够从中受益。令人遗憾的是,撒哈拉以南非洲作为一个区域其贸易结构的特点是在很大程度上依赖种类有限的一些初级产品,作为主要出口项目。这个区域还持续存在收支赤字和日益增加的外债。同时,这个区域创造贸易和进一步参加全球贸易的前景仍然很不充分,而实施乌拉圭回合结果的机构性基础仍然是薄弱的,有时甚至不存在。

在这些困难的基础上还存在着根本性的发展问题,例如阻止人口的迅速增长和创造人的技能——特别是充分的基础干部——以及改进保健。在所有这些方面,

撒哈拉以南非洲大大落后于其他发展中区域。因此,对撒哈拉以南非洲来说,那种充满风险和不确定因素的感觉并非是没有根据的。以所有标准来衡量,非洲的前景似乎是很可怕的。

考虑到撒哈拉以南非洲的这些特点,我们有理由提出以下疑问:全球化和相互依赖的过程是否对该区域有利,从而促进该区域的最终发展?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可能仍然是肯定的。我这样说是因为,非洲国家对全球化的长期好处仍然是乐观的。非洲国家,包括加纳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认识到需要为其福利更有效地调动资源,促进其发展并利用大量的全球机会。因此,大部分,如果不是全部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正在执行促进发展的调整方案,以确保其早日融入全球经济。这方面的具体情况已经有文件详细记载,我不打算详细说明。

然而,有必要指出,保持这些方案的势头是一项艰巨的任务,特别是因为多数非洲国家开始实施民主政治。公众舆论,以及国内和国外的压力可能会损害或放慢实施这些方案的步伐。尽管非洲各国作出努力改进其经济状况,但即使在其恢复方案正在产生具体结果的今天,其边缘化的危险继续存在。

我们可以再次提出以下问题:“非洲经济危机会结束吗?”答案是肯定的。如果能得到发达国家的具体方案的推动,非洲的努力无疑将作为充分的稳定因素而促进该大陆的经济增长。确实,非洲经济有所恢复这一事实应该有助于刺激提供广泛援助的胃口。需要对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给予有力的推动,使其进一步努力扭转其经济的下降。无疑,有充分的理由专门为非洲提供特别方案,用于为发展筹集资金,国际贸易和技术转让等关键方面。这种方案将使我们能最大限度地从结构调整和促进增长的战略中获得好处。正是基于以上考虑,我们欢迎美国政府的主动行动,即《非洲增长和机会法案》。

在所有这些方面,国际社会在全球合作的范围内承诺充分发挥其作用是非常重要的。在非洲国家热情地致力于推进必要的健全经济政策的同时,同样重要的是,世界其他国家需要通过充分开放市场和以适当的条件提供充分的财政援助来补充这方面的努力。通过这样做,我们在世界经济中的伙伴将履行其责任,帮助那些正在作出如此巨大的努力以遵循市场经济原则和在所有方面加强民主的非洲国家。

关于棘手的非洲债务问题,我想指出,非洲国家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尽管它们已经制订了战略和政策以履

行这方面的义务。我主张实行一种更持久的解决办法,其中包括进一步减少债务,以及为偿债而重新筹资。工业化国家或许可以考虑取消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所有官方双边债务。

此外,应增加对非洲的全面资金净转移。各种迹象表明,在今后一段时期,将需要增加官方援助,以维持非洲的发展。一项足以确保对非洲的充分的官方发展援助的援助方案将对促进可持续经济发展起很大作用。

在国际贸易方面,非洲紧急需要摆脱过度依赖几个出口项目的状况。在这方面,所需要的是一项突出重点的方案,以促进开展一个规模更大和更多样化的增值出口运动,利用由于全球化和世界贸易的开放而出现的越来越多的市场机会。

我还认为有必要强调技术革新的重要作用。我们大家都认识到,技术革新正在对经济活动的分配进行重大改变,并已成为决定各国在贸易方面的竞争性的一个关键因素。为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优惠提供技术将大大有助于提高其工业的效率。

作为所有这些努力的基础的是人力资本这个重要因素。在这方面,非洲也存在着缺陷,并大大落后于世界其他区域。需要援助撒哈拉以南非洲,使其能够发展振兴政策工作的充分的内部能力。

最后,我要指出,非洲今天的发展问题十分庞大和复杂,需要予以迫切注意。简而言之,现在应帮助该大陆的理由是,这样做将使它有机会稳定和加速发展所需的条件。一个充满活力的非洲在全球经济中发挥适当作用,这对各国都是有益的。

我们绝不应忽视基本目标和全球化及相互依赖的好处:即各界人民的繁荣和更好的生活条件。我们必需扩大眼界,着眼实现这个重要目标,以确保所有人的更大福利。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下面我请墨西哥外交部副部长资深顾问罗赫略·马丁内斯·阿吉拉尔先生阁下发言。

马丁内斯·阿吉拉尔先生(墨西哥)(以西班牙语发言):墨西哥欢迎重新进行高级对话,并重申坚定致力于通过伙伴关系加强国际合作促进发展。

全球化现象的各种表现是一个不能忽视的现实。一个命运相互排斥的世界再也不可能了,也不再可取。全球化产生机会,国际社会必需创造性地寻求这些机

会。但同时,它也带来不利影响,必须及时作出回应并制订战略。为此,墨西哥支持采取措施,振兴国际合作促进发展,并同贫穷作斗争。在此,墨西哥呼吁对全球金融和贸易一体化的风险和机会共同承担国际责任。

聚合在这一紧迫呼吁中的声音很多,也十分重要,因为国际经济中最近发生的事件明确强调了国际社会面临的庞大挑战:即在一个全球化时代中,经济危机也日趋具有全球性质。最近的危机始于亚洲,尽管有关国家作出很大努力,国际金融界也进行了合作,但危机仍扩散到世界其他地方。

一开始,它曾是金融危机。但现在却严重涉及国际贸易。该危机还把石油、矿物和基本谷物等重要商品的价格压低到历史最低水平。金融市场的不稳定、运作效率低下和投机活动造成了全球规模的衰退趋势,严重妨碍着发展中国的经济发展前景。

所有这一切都要求大家致力于国际合作,以加强世界经济结构。当务之急是发达国家应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振兴世界经济增长并稳定金融市场。另外,布雷顿森林机构特别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货币基金)和世界银行显然也必需作出调整,以便能够有效和及时地对付大规模资本流动引发的危机所带来的货币、金融和发展方面的挑战。

我们日趋相信,国际一级的货币、金融和贸易制度的透明度和妥善管理至关重要。国际机构必须通过对其组织、政策、条件、程序和财政能力进行重大审查,同我们各国的努力相媲美。

墨西哥曾在1994年12月和再次自今年头几个月以来,不得不对我们面临的庞大经济政策挑战作出及时和坚定的回应。墨西哥对付1995年经济紧急情况战略实现了其目标。由于全体墨西哥人民的努力并通过国际合作,当时已有可能按计划开始经济复原。但去年,全球化因素再次对墨西哥产生消极影响,其经济受到外部振荡,例如资本流动变幻无常、石油价格急剧下跌和俄罗斯危机。

但是,墨西哥政府重申致力于继续负责地奉行其经济政策,以便确保稳定和增长。在国际规模上也必须采取措施,以便防止国际金融危机恶化成世界性衰退。

在采取这项紧迫和非常果断的行动同时,还必须在以下领域继续努力:即加强南北和南南合作,扭转用于发展的财政援助不断减少的趋势,并确保可预测、持续和可靠的援助资金,促进发展中国家进入全球市场,获得直

接投资和技术转让;并持久解决发展中国家的外债问题。

墨西哥给予对筹措发展资金问题进行系统、全面和高级别国际政府间审议这个大会提议高度优先。这样做将使我们有机会确保拥有必要手段,以促进在团结和分担责任方面进行国际合作。

全球化是一个现实,而不是一个问题或阴谋。它是相互依赖新的表现形式,在相互依赖中我们大家都负有同样的责任并作出同样的承诺。如果我们坚决和及时地大胆行动,我们就能够充分利用全球一体化的好处,并迅速克服其消极影响。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下面请埃及经济事务和国际合作助理外交部长杜拉·哈桑女士阁下发言。

哈桑女士(埃及)(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高兴地代表我国代表团衷心祝贺你当选大会第五十三届会议主席。我相信,大会工作能在你干练领导下取得成功。

我还要表明,我国代表团完全赞同早些时候代表77国集团和中国所作的发言。

我们今天的会议给交换意见和促进不基于对抗而基于分担责任和真正伙伴关系的卓有成效建设性对话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机会,这应导致进行更有意义的合作促进发展。

虽然对全球化没有一致的定义,但广泛的理解是,全球化加快跨越国家政治疆界的经济活动,表现为商品和服务流动的增加,它不仅反映在贸易交易中,而且涉及经济的每一个方面,主要是资本流动和外国直接投资,技术转让,就业,劳动力的机动性,甚至是一个国家的文化生活。

这一现象的力量已在全球经济舞台上带来急剧的变化,即产生巨大的机会,也带来了严重的挑战和风险。对于大多数并不竞相将本国经济融入全球经济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全球化使它们争取实现社会和经济进步的努力前途未卜。由于它们获得市场、金融流动和技术的机会受到严重的限制,它们的经济增长已受窒息。而且,在国际经济决策进程中,如果参加,可能使它们的情况得到解决。但是发展中国家没有参加。这种倾向需要扭转。

为了推动规划一种新的关系,我们必须提出一个顾及双方关注的议程。值得庆幸的是,我们有可观的政策连贯性,没有意识形态的分歧。我们发展中国家主要考

虑到的是我们的发展阶段,以及我们如何才能更加公平地从这方面参加全球经济。为了处理好正在出现的现实,即全球化的社会和经济影响,我们的战略应该侧重结合国家和国际一级所作的努力。

为了适应一体化的新兴力量,同其他许多发展中国家一样,埃及已认识到,我们基本的增长动力必须以我们的经济为基础,自力更生和本国努力在全球环境内是必不可少的。已采取一系列广泛的改革与结构调整政策,社会代价往往很高。除推动经济增长外,还优先突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减轻贫困和增加生产性就业。

我们今后的关系必须反映出发展中国家通过执行这种政策而建立的功劳。为此目的,发达世界必须树立真正自由化的榜样,在发展中国家有出口利益的部门和发展中国家有竞争优势的农业和纺织品领域等。领域方便市场准入,必须通过扩大的概念,在发展中国家面临竞争的新领域,给发展中国家以支持。必须抵制反对竞争者的保护主义要求,充分维护多边主义的文字和精神。这意味着防止采用反补贴税和反倾销措施。

虽然自由化在扩大,但不幸的是,我们继续迷惑不解地看到某些国家设立的迄今最庞大的保护主义机制,来维护农业这个领域,使该领域免于竞争。

鉴于私人资本流动对发展的重要性以及发展中国家日益纳入国际金融市场,需要有一种新做法来管理这一领域,特别是在最近发生的影响亚洲和世界其他地区许多国家的国际金融和资本市场动荡之后,国际货币和金融体系就要适应和审查,以提高人们对这一体系的信心。作为第一步,我们需要研究造成这一危机内在的全球性原因,以及如何最有效地防止今后重演。

在掌握技术对它们的发展和它们在全球市场中获得竞争力至关重要之时。发展中国家在掌握技术方面也面临障碍,它们几乎完全是技术的购买者,而当今世界的专利、商标和版权等知识产权制度使工业化世界在市场中占有独家垄断的力量。我们需要思考如何促进便于以可承担的价格获得技术。

生产因素相对重要性的变化意味着从物质劳力密集型产品转向知识密集型产品,这使发展中国家失去了相对优势。这一变化已造成失业增加,以及由此产生的一切不利影响。除了采取具体的政策外,根本问题在于处理与就业机会有关的结构性问题,而且这些问题再也不能仅仅从国家现实的角度来看。

建立一套能够公平解决世界日益一体化的体制的必要性越来越强烈。一个四分之一人富裕、四分之三人贫困的世界很难为全球和平与安全提供持久的基础。促进在生产力和购买力方面有可观潜力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当然符合整个全球经济的利益。

我们的集体安全在于根据平衡的国际经济体制相互有利的逻辑使各国和各国人民改变信仰。我们应该在一项最终使所有国家受益的全球战略和联合国的有力协助下,各尽所能地准备承担责任。

最后让我表示,我热诚地希望,我们今天的对话能成倍加强为发展而合作的力量。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现在请挪威国际合作和人权国务秘书莱夫·伦德先生发言。

伦德先生(挪威)(以英语发言):首先让我强调,我十分高兴能参加这次辩论。为了应付我们的共同挑战,全球化和发展问题确实是一个北南双方之间必须对话的当前课题。

因此我们饶有兴趣地注意到,最近在德班举行的不结盟运动首脑会议特别侧重这一问题。不结盟运动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们在其最后文件中指出全球化和自由化进程中含混不清的状况。他们指出,虽然人们预期这些趋势会导致增加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机会,但是一大批发展中国家被继续边缘化,因此无法分享全球经济的好处。

我认为,很显然,到目前为止只有很少一部分国家享受到全球化的最大好处,而许多国家的情况则比以前更糟。在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富人与饱受贫困折磨的人之间的差距正在加大。全球化是一个使每个人都获益的进程这一论断已被证明是完全错误的。

在亚洲金融危机发生后,我们看到失业人数猛增,生活水平骤然下降,对更美好生活的期望破灭——这不仅发生在亚洲,而且也发生在世界各地。亚洲危机清楚表明,经济实权已经从各国政府转移到股票市场和对共同利益不负多少责任或者至少责任不明的其他行动者。

国家边界重要性的减弱也是对国家特性、传统和文化的挑战。对许多人来说,全球化进程导致文化差异减少并加剧经济不平等,而不是象以前所希望的那样,加大文化差异并减轻经济不平等。

我们面临的许多弊端已经完全全球化。金融危机、环境退化、疾病蔓延、暴力冲突、有组织犯罪以

及恐怖主义正影响我们所有人,无论我们生活在这个不断缩小星球的任何地方。为了对付这些威胁,一些人主张采取保护主义和自我孤立的办法。但是,在今天的世界上,这样做真能行得通吗?在当今这个世界,各种想法和金融交易在瞬间就能传遍全球,只有那些在全球市场中能够拿得出东西的国家才能获得帮助,我们面临如此众多的挑战,以致于任何一个国家,即使是最强大的国家,都无法单独应付。

我国政府并不认为那样做行得通。我们绝不能回到当初跨界贸易、旅行和交易均受众多限制的昔日世界。经济、文化和技术上的全球化进程不可逆转。

但全球化进程能够而且必须得到管理。如果我们要想尽可能扩大一体化世界的积极影响。同时尽量缩小不利因素,那么唯一的办法就是在国家和国际一级对全球化的各种力量进行更好的管理。

在国家一级,我们必须投资于人力资源和有形基础结构,促进善政、民主和人权。下个世纪的前景如何首先取决于我们是否愿意而且有能力作必要的长期社会投资,尤其是在医疗卫生和教育方面。投资的基础必须是广泛的。只有在我们所有人都置身于发展进程的情况下,社会的创造潜力才能得到充分发挥。

全球化的各种力量给各国的主权带来挑战,但绝不会使它们成为多余——恰恰相反。市场可以在尽可能有效分配资源,从而增加用于解决社会和环境问题的资金数量方面起重要作用。但绝对不会有自动的资源流动来满足这些共同需要或照顾社会中的最脆弱群体。因此需要制订强有力的政府政策来确保资源的分配能满足政府对其负有责任的本国人民的要求。

在国际一级,除了强化多边主义之外别无他择。我们必须在国际一级进一步改进决策程序。我们必须建立一个以法律和契约为基础的世界秩序,使团结和社会责任不受国界限制,而是跨越国界和大陆。

挪威的经济是世界上最开放的经济之一,挪威从全球经济的发展中得到了极大的好处。但我们也曾体验过外部不明势力是如何使人们一夜之间失去工作,使梦想和希望破灭。在此背景下,我国对如何对待全球化,使之成为共同利益服务,展开了大量政治辩论。我国政府将在今后几个月里安排举行一些国家和国际会议,以求提高我们对全球化的各种特征和挑战的共同认识。我们必须确保全球化促进我们的利益,使它不致成为我们的主宰者。

全球化带来的最紧迫危险之一是最不发达国家更加遭受排挤。世界上许多最贫穷国家难以从全球经济中获益。这些国家所得到的外来投资微乎其微,它们没有一个强大的私营部门作为就业和增长的基础。此外,由于债务负担沉重以及西方国家市场封闭,它们往往享受不到出口收入增加的好处。

发展的主要责任在于每个国家的领导阶层,他们必须确保政治稳定并制订稳妥的宏观经济政策,但国际社会有义务提供帮助。我们同样也不能袖手旁观,眼睁睁地看着我们中的最脆弱者落在后面。

令人遗憾的是,工农业化国家正越来越远离已商定的联合国指标,即将国民生产总值的0.7%用于发展目的。挪威所做的与此相反。我们制订了进一步增加我国官方发展援助的计划,尽管我国的官方发展援助已经远远超过联合国的指标。

我们认为,如今天的许多其他发言者所强调的那样,国际债务减免计划必须得到改进。我们正通过新近发起的国家债务减免计划,为更好地帮助严重负债的穷国尽我们的一份力量。我们目前还正在最后确定一项促进发展中国家私营部门发展的战略。但最重要的是,我们正积极努力对付普遍而日益严重的捐助疲劳症,力求使多边组织更加关心发展中国家的需要和愿望。

在德班举行的不结盟运动首脑会议上,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们重申,如果我们要想从全球化中获得好处,并且有效应付其挑战,那么除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进行建设性对话之外,别无他择。联合国是处理全球化挑战的一个重要场所。它属于我们所有人。它是独特和不可或缺的。我们把对更美好未来的希望寄托给它。我们必须支持它,使它变得更有效率,并将它置于我们各种努力的中心,以此从全球化进程中获得最大好处,尤其是使最需要的人获得好处。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现在请加拿大国际开发署署长于盖特·拉贝勒女士发言。

拉贝勒女士(加拿大)(以英语发言):今天我非常高兴在这里代表我国加拿大。我认为这次会议为我们所有人更好地了解所谓全球化这一普遍现象提供了一个非常及时的宝贵机会。我相信,我们将就全球化如何在改变整个国际社会积极而坦率地交换意见。我期待着这一意见交换。

毫无疑问,全球化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时间里出现的最重要社会经济现象。随着时间一天一天过去,贸易、

技术和信息时代逐步打破我们的国界,将我们这个星球转变成一个被困特网,传真机和许多其他东西缠绕在一起的大都市。其影响是深远的。许多人今天上午对它们作了生动的描绘。它影响到我们生活的每个方面——经济、交通运输、政府、新闻媒介、文化,甚至人与人之间的友谊和家庭生活。

我们还知道,全球力量比以往更加分散;全球化反映在消费主义思想的扩散和我们生活某些方面更加同化。然而,尽管出现了所有这些同化现象——尽管全球化带来了巨大财富——我们也听到和看到全球化带有各种深刻的矛盾。

诚然,一些国家得到了巨大好处。但对于许多其他国家而言,全球化进程只是擦肩而过,这也是真实情况。所以,世界虽变得更小,但它并没有变得更加公平,也不一定具备经济和社会上的保障。尤其是在去年的最后几个月和今年,我们都目睹了这一点。

此外,从这些事件中十分明显地看到,即使是那些受益的国家也受到十分迅速的全球化负面后果之害,而且伤害是严重的。由于近几十年来这些国家干得很好和十分努力,我们希望将不会有太重大的倒退或不能迅速得到扭转的倒退。

在我们面对这些矛盾时,我们必须意识到全球化所带来的另一深刻变化:民族——国家的权利与作用和它显然已经削减了的改变和指导人类事态进展的能力这两者之间的差距。因此,由于所有这些无数的相互作用,我们这个世界更拥有一种十分不同的相互关系、不同的合作和不同的支持。

今天上午,我们听到了关于能够减少全球化的消极面和最大限度地使所有国家受益的重要性。提出了许多十分重要的看法,我知道这些看法在今后两天中将得到讨论,我还要提出几点看法,我认为它们同业已提出的看法中的许多看法是十分密切相关的。

首先,我们越来越多地听到我们必须保护自己免受多变的金融市场之害,办法是除其他外,在危机出现时加强我们的合作以迅速处理危机以及改进现有的监测机制。正是本着这一精神,加拿大财政部长保罗·马丁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货币基金)春季会议上建议我们大家考虑共同建立一个同世界银行和货币基金密切协作的统筹审查机制以加强对我们所有国家金融部门的监督。22国集团的一个工作小组下星期将举行会议并将在10月初向世界银行和货币基金会议提出报告。

盛行的第二个主题是,我们必须继续更大力地处理贫困、环境恶化和人口增加这三个紧密相关的问题,在这方面我们必须利用每个场合,包括这次会议和今年大会的届会重申我们对联合国各首脑会议产生的目标所作的承诺。当然,这些目标的中心是通过为所有国家所要求的社会和物质基础设施来减少贫困和增进所有人的生活质量。

所提出的第三个方面是,为创造使投资流入其国家的有利环境,发展中国家本身作出了十分艰巨的努力。我们知道投资流量是不平衡并且是多变的。但是,许多国家(如果不是所有国家的话)在不同程度上一直在努力创造这种有利环境,并且也一直在为加强应用法治而努力。加拿大将继续支持各国的努力并希望能在这一部门加强这种支持。

第四,债务问题的阴影继续笼罩最贫穷国家中的许多国家。1989年,加拿大免除了它对南部撒哈拉以南非洲和拉丁美洲最贫穷国家中的一些国家的贷款债务。因此,我们感到我们能够支持执行《负债沉重穷国债务倡议》。我们仍然深信我们大家携手能继续改善这一机制以处理人们所提出的许多问题中的一些问题,不论是执行的速度或其他方面的问题。

我认为在处理债务时,我们应十分小心地寻找除公共资金(尽管我认为这是重要的)以外的资源以谋求发展各国的物质基础设施,这样我们便不会在今后十年中造成一股来日会使我们不得安宁的债务浪潮。因此,我对双边和多边公共和私有部门混合资金感到十分乐观,但是对于怎样做到这点,我谨提出应谨慎从事。

我认为在过去几年中所出现的一个明显方面是所有国家十分密切地一起努力以及发展中国家成为其发展的中心具有何等重要。因此,我们必须继续提醒我们自己记住这一事实,并为共同努力充分尊重这一十分重要的理念找到新的做法。

预测未来也许是不可能的,但未来不是预先确定的。我们希望下一个千年期将是人道主义的千年期,在这个千年期中联合国将为塑造这一未来发挥关键作用。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请古巴公共卫生部长卡洛斯·多特罗期·马丁内斯先生发言。

马丁内斯先生(古巴)(以西班牙语发言):主席先生,我谨祝贺你当选为大会第五十三届会议主席并祝愿你工作圆满成功。我还要表示赞同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外

交部长、“77国集团和中国”的主席阿里·阿拉塔斯先生的发言。

全球化是客观事实,这是清楚的。同样清楚的是不结盟运动在仅仅几天前在其首脑会议上所说的这番话:尽管世界现在所进行的进程提供了各种机遇,但是它同时也产生了不利的经济和社会后果,这些后果加重了南方国家每日生活的负担。

最近在德班通过的《不结盟运动新千年期宣言》正确指出我们必须提防这种形式的全球化,即强制推行一些无视各国和各地区经济所具有的特殊历史、文化和心理因素的解决办法。这项宣言接着警告全球化不应横扫它面前的一切事物,它不应意味着整齐划一以及它的影响不应只由大国和强国来传送,而且也应有人类大多数的代表来传送。

有些人争辩说——而这是无可否认的——全球化进程给某些地区带来繁荣,促成了某种水平的财富并在某些国家中鼓励了经济增长。但不容否认,使各国和各区域经济更加相互依赖的同样进程已经导致某些区域危机的影响升级,甚至威胁到最繁荣的经济。

信息全球化和知识传播具有积极的贡献,但也不是没有弊端或挑战,因为它们确立单一的标准,而这种标准的目的是使各国的行为服从于强大经济国家认为具有典范作用的意识形态和模式。

但当前全球化进程最危险的因素却是这些进程的选择性。这些进程有助于某些经济,但世界的绝大部分仍处于极端的贫穷中;为新自由主义辩护的人无休止地谈论的所谓增加交流和繁荣市场却没有给它们带来什么好处。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非洲。许多非洲国家被其他地区所经历的发展潮流抛在一边。这些国家无法吸引世界上的投资,只能够得到根据自相残杀的战争、大规模的饥荒和周期性干旱的要求提供的人道主义援助。

但问题还不仅限于非洲。让我们看看其他第三世界地区。从数字上看,这些地区的许多国家看来取得了进步。经济增长率很高,但许多社会阶层的人却生活在贫困线下,这种现象比比皆是。

我们今天看到而且每天都看到,捉摸不定和失望的情绪在与日俱增,因为人类无法主宰自己的生命,无法驾驭所处的环境。南北间发展的不平衡在九十年代表现

出令人吃惊的差距,南方始终处于不利的地位。例如,出生后的寿命要短 11.7 年,人均卡路里少 25%;婴儿死亡率为 61(不到 32%的人口享有饮水;每千名居民中的科技人员人数少于 72 人。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1997 年《人的发展报告》突出地显示了以下的数据:有 5 亿零 7 百万人活不到 40 岁;8 亿人没有卫生保健;发展中国家有 1700 万居民每年死于痢疾、疟疾和肺病等可医治性传染和寄生虫。世界上身患艾滋病的 2300 万人中,90%以上生活在发展中国家。在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地区,6500 万公顷的沃土在过去 50 年里变成荒漠。

由于军备竞赛,世界和平与安全已成为全球性问题,巨大的军事开支继续构成无视人类发展和健康的罪行。举例来说,制造一艘核动力航空母舰的钱可用来购买 3500 到 4000 件核磁共振探测仪器,或是 2000 个治疗癌症使用的钴泵。从许多方面说,当前世界正经历全球化的时代。但却没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前途未卜。

影响发展中国家的另一个主要问题是不宣而战的战争和不公平的经济政治秩序引发的战争,这些战争足以破坏一个国家的稳定,摧毁这个国家。这种冲突的一个明显例子就是美国对古巴实行了近 40 年的封锁。请想想这一封锁对古巴经济带来的数十亿美元的损失吧。

最后,如果我们要在第三个千年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只有两种选择:要么我们继续奉行那种使我们已经走向集体自杀的动物道德,要么我们把人类道德作为拯救我们文明的唯一办法。

正因为如此,菲德尔·卡斯特罗总统在应邀对圣多明戈自治大学所作的演说中指出:

“如果世界依照目前的步子走下去,便无法自救。我认为,各类生物生存的机会极小,全球化和正在建立的新秩序也难以继,因为大众在觉悟,人民在觉悟,人类在觉悟。”

他最后宣布拉丁美洲与世界其他国家的著名经济学家明年 1 月将在哈瓦那举行一次关于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的重要会议。正如我国总统预言的,这次会议所作结论将是:问题不是如何与全球化的必然现象作斗争,而是如何为了实现这种公平的人类全球化而斗争、合作、思索和采取行动。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现在请荷兰代表发言。

拉马克尔先生(荷兰)(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荷兰外交部长约西亚斯·范奥尔斯滕先生下周将有机会代表荷兰政府祝贺你当选崇高职务。

今天,我希望向你们介绍荷兰新任发展合作部长伊夫琳·赫夫肯斯女士的一些想法。伊夫琳·赫夫肯斯女士一直期待着出席本次会议,但她非常遗憾今天不能到会。在我们发言的时候,荷兰政府正在议会里辩论明年的政策,她因此必须留在海牙。但是,赫夫肯斯女士将出席即将举行的第二委员会的一般性辩论。

然而,赫夫肯斯女士希望亲自为今天的辩论作出贡献,并在下面后段发言中就本议题提出她的看法。如果主席允许的话,我将宣读她的发言以便列入本次会议的记录:

“我要向大会提出两点评论。首先,我积极地推崇多边主义。对许多国家来说,多边主义过去几十年来一直是一种信仰,其本身就是一种独立的政策目标。今天,多边合作面临着压力。它已变成了许多政策工具中的一种,成为在对民族利益有益时便被利用的一种工具,而不是凭借本身实力成为一种政策目标。各国都更喜欢合作是临时性的,以符合自己的需要。对国际组织的评价是根据它们带来多少好处或是能够提供多少服务。我认为这种态度是多边合作上的一种‘购物中心心理’。

“我所代表的人民不大能接受这种实用主义态度。荷兰由于其地理位置在传统上是一个以航海为业的国家,一个贸易者的国家。我们是世界上第八大贸易国,此外我们已成为向外看的人民,放眼全世界。我们坚定地坚持多边主义。我们可能是在其《宪法》中使国际组织占有特殊地位的为数不多的国家之一。

“然而对我们来说,这不只是原则问题。我们也是注重实际的。我们赞成多边主义也是因为这确有必要。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里,人们面临各种问题,这些问题是无法由各国单独处理的,哪怕是最强大的国家。我们荷兰人谋求促进以联合国系统为核心的全世界合作体制。事实证明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以及布雷顿森林会议和最近的世界贸易组织是促进合作的可行框架。这些组织结合在一起就涵盖了人类活动的各个领域。

“但这些机构本身还不够完善。我们必须改进这些机构——我们必须使它们更好地发挥作用。联合国必须不断地适应一个本身始终处于变化中的世界。各机构不再应只从自己的领域考虑问题,不再只一味追求捐助。世界银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粮食及农业组织,这里仅例举几个主要行动者,应毫无保留地把力量集聚在一起。我呼吁利用每一个组织的相对优势来制定连贯的政策。我也呼吁对联合国的各次首脑会议采取有系统的后续行动。我并呼吁在国内在资本的利益攸关者之间更好地进行协调。我还呼吁提供更多的资源。

“这使我要谈我的第二个意见,这是多边发展的标准。确实,发展议程是联合国的核心问题。但尽管也宣布了意图,世界的官方发展援助几乎难以维持在国民生产总值的0.21%。只有包括我国荷兰在内的少数捐助国提供的援助超过0.7%。尽管已承诺要增加捐款,但近几年来向联合国各基金和方案提供的捐款却在逐渐减少。

“我们各会员国,特别是我们中富裕的会员国,必须向多边合作注入新的生命。应使提供的资金可靠和可以预见。捐助负担也应由其他国家分担——那些新兴的工业化国家以及从石油获得大量收入的国家。提供援助的能力应是主要原则。对我们而言,我们荷兰人在今后几年中将扩大多边援助。

“然而多边发展援助不仅仅涉及资金,也涉及潜力。大约五年来,发展中国家为支付利息和偿债而支出的资金总额超过了它们从双边援助方式收到的资金总额。这些是很能说明问题的数字。如果所有国际机构能够真正联合起来,它们对受援国全面福利共同产生的影响很可能超过个别捐助国的国家援助方案各自发挥的作用。

“但这并不够。作为多边援助的必然结果至少还有两项重大任务。第一,我们中能这样做的国家都应确保所有发展中国家,特别是贫穷国家,能够以平等地位参加全球一体化进程。这样做时,我们应说服联合国各机构、国际金融机构和世界贸易组织实现这个目标。

“第二,我们的发展必须是能持续的——不仅是从生态的角度来说是能持续的——这在现在似乎很流行——并且是更广泛意义的可持续发展。

这种发展应该包括各种人类基本需要、尊重人权、加强人的能力、对社会负责任以及不把子孙后代的选择作为抵押。当然这对多边发展合作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但还是那句话,谁也没说,这会轻而易举。如果我们在经过长期的艰苦努力后实现了这个目标,多边合作就可能缩小越来越富的国家同永远处于贫困的国家之间的差距。而这正是这次高级别对话的核心所在。”

下午1时5分散会。
